

电视剧文学剧本

十月围城

THE STAND-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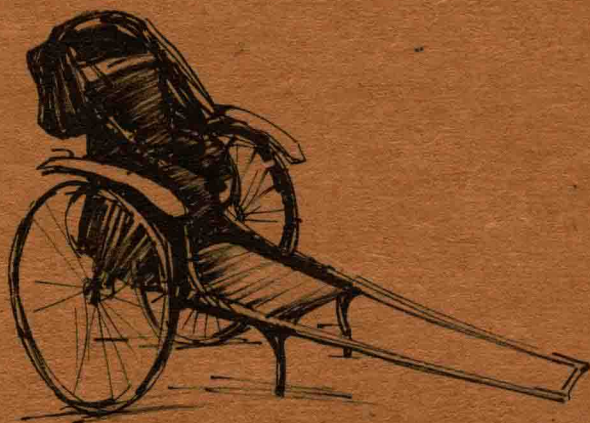
2

卞智弘

吴楠

周鹤洋

著



C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视剧 文学剧本

十月围城

THE STAND-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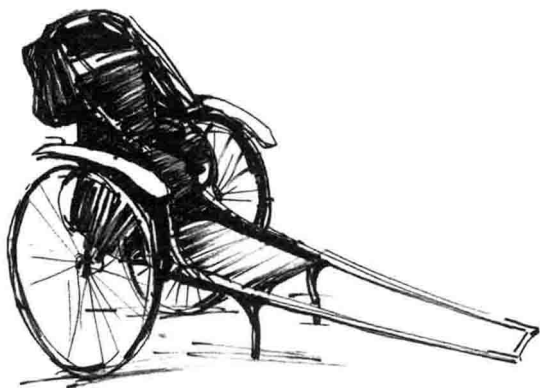
2

卞智弘

吴楠

周鹤洋

著



2014·北京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目 录

第 十 四 章	001
第 十 五 章	027
第 十 六 章	051
第 十 七 章	077
第 十 八 章	102
第 十 九 章	128
第 二 十 章	153
第 二 十 一 章	179
第 二 十 二 章	204
第 二 十 三 章	229
第 二 十 四 章	253
第 二 十 五 章	278
第 二 十 六 章	302
第 二 十 七 章	325

第十四章

李重光书房

李重甲见他忡了，松手放开他：“当然！姐姐都告诉我了！”

“我告诉你什么了？”身后一声问。

李重甲回头，正是李念慈，微笑着走进来。

李重甲愣了：“姐姐。”

阿四也忐忑地：“念慈姐姐。”

李念慈看看阿四，又看看李重甲：“巧了，哥儿俩在一起！老太太叫我来请你们到她房里说话。老太太是须臾离不开这两个宝贝孙子，大概是二叔不在的缘故，瞧见李家的男丁她心里才踏实。我可告诉你们，老太太身体还没好利索，都小心伺候着，谁也别气着她！走呀！”

李重甲没动，阿四也没动。

李念慈：“还愣着干吗？哦？莫非两兄弟还闹别扭了？”

阿四尴尬地一笑。

李念慈走上前：“怎么还跟小时候似的！重甲，你小时候就从来不欺负弟弟，凡事都有个兄长样儿，如今反倒退回去了？”

阿四忙道：“是我不好，不干重甲哥的事。”

李念慈上前拉过阿四的手：“重光果然是成了亲的大人！重甲，昨晚上我和重光聊了大半宿，十年没见，多少话都说不尽！眼瞧着一个半大小子走了，回来一个翩翩公子，还这么知书识礼！变化虽大，

可还是我那弟弟！”

李念慈伸手又拉过了李重甲的手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笑道：“这就好了，两兄弟都在，纵是眼前李家遇上难关，二叔还在牢里，只要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！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！重光一定听姐姐话，兄弟同心，共渡难关。”阿四完全明白李念慈的用意，真诚的语调中藏着感激。

事已至此，李重甲只得按捺住心中的疑惑和恼怒，开口道：“姐姐说的是！”

李宅老太太房外天井

房间内传来阿四逗老太太笑的声音，还有李念慈的笑声。

夏荷和李重甲坐在黑暗里，李重甲十分沮丧。

夏荷安慰他：“事到如今，大小姐也是为了老太太，大少爷您再忍忍吧。”

夏荷把手放在李重甲的手上，安慰他。

李重甲对夏荷的示好浑然不觉，愤愤然：“她倒像是他的亲姐姐！”他忽然站起来，“这个家，都是跟我作对的，我就不信我查不出真凭实据来！”

夏荷的示好没有被接受，黯然。

李重甲：“夏荷，你知道我二叔的那个内书房吗？”

夏荷：“你是说密室？”

李重甲点点头：“以前那里是老太太藏契约的地方，你一定知道进门机关的！告诉我！”

夏荷望着他，犹豫着。

李重甲的手抓住夏荷的手：“这个家，只有你能帮我！只有你跟我站在一起！”

夏荷被说动了。

李宅二房天井

月光如水，四下寂静。

墙角的猫忽然抬头，瞪眼看着什么。半晌，猫小声喵呜一声，跑了。

李玉堂书房

门锁从外轻轻转动。门开了，一个人影进来，关上门，收钥匙。人影径自摸到密室方向，摸索着。

月光下那张脸棱角分明，是李重甲。

密室墙壁严丝合缝，周边摆着各种装饰品，李重甲寻找着什么，他发现一只小玉狮子，把手伸进狮子嘴里。只听咔嗒一声轻响。

仍然是严丝合缝的密室门，被无声地推开了，李重甲走进。

李重光新房

阿四仰八叉睡在门边的地铺上。一只脚踏过他，又一只脚。

门栓极小心地拨开了，没发出一点声音。区舒云拉住把手正要开门，忽然停下，蹲下身仔细查看。

门上栓着一根细细的绳头，循绳看去，另一端竟系在阿四的手上——门只要一动，就会惊醒阿四！这个鬼精的臭小子，区舒云果断地掏出一把小剪刀，要剪断绳子，忽然又停下，收起剪刀。

区舒云小心地解着门上的绳扣。再看阿四，仍在酣睡中，却突然放了一个屁。区舒云赶紧屏住呼吸，紧皱眉头，痛苦不堪。

李玉堂书房密室

月光下，靠墙一个大大的铁皮保险柜，大大的将军锁紧锁着！

抽屉，账册；抽屉，契据；柜门，画轴……李重甲耐心地找着，每开一个抽屉或柜门，都是沿边细摸；每拿一样东西，都原样放回，有条不紊。桌子底下，各种旮旯，一一摸过，可就是没有要找的东西。

李重甲盯着那把将军锁，李玉堂会把钥匙藏在哪儿？

他沉住气，重新扫描每一寸空间……目光定住了。

屋顶一边高一边低，交错地带形成一个暗柜，上边隐隐有把手。

李重甲踩上凳子，够到了把手，轻轻一拉，柜门开了。李重甲的手在四沿摸索，显然什么也没摸到。他发现柜子里有东西，顺手拎了出来。

是一口大箱子，月光下，赫然一个牛津大学的徽记！

李重甲一愣。

闪回：

香港码头，李重光拎着箱子与区舒云搭讪的情景，箱子上的徽记。

箱子已很破旧，有个角甚至裂开了，显然被砸过，被水浸过，又被人精心收拾过。晃晃箱子，里面还有东西……李重甲明白，这正是他要找的东西！

屋子恢复如初，李重甲拎起箱子要走，忽然听见一阵响动，急忙藏到桌下。

与此同时，窗外出现了一双眼睛，贴着玻璃往内察看。

桌子底下，李重甲不见有人，不明情况，探出身把箱子拉到了桌子底下。

一把细长的钢锯条从窗缝伸了进来，上下试探……窗户搭扣终于被挑开。

窗户从外面打开，接着一个身影爬到窗户上，纵身跳进了屋子，竟是区舒云！

桌下，李重甲被这动静吓一大跳，一脸狐疑，不敢出来。

区舒云环视屋子，目光落到了那个大大的铁皮保险柜上。

李重甲正在琢磨外边是谁，只听脑袋顶上抽屉拉开，有人一通乱翻。

李重甲忽然愣住了——外边那双脚没有穿鞋，而且显然是一双女人的脚！

区舒云走到一边，查看其他抽屉，她的动作可没那么轻柔，找东

西咚咚直响，放东西随便一塞，而且一边找，一边四处看……她看见了那个顶柜！

区舒云去搬凳子，忽然眼睛一亮——看见了桌子底下的箱子，还有箱子上的牛津大学徽标，喃喃道：“就是它了。”

区舒云去拉箱子，拉不动，使出吃奶的劲拽，却抱着箱子摔了个大屁墩！

“哎哟，”区舒云吃痛，强忍着刚坐起身，却发现眼前站着一个黑影，被吓了个半死，惊叫：“有鬼！”

那黑影一动不动。

区舒云上下牙齿打战：“你……是谁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对方问。

区舒云慢慢站起身，看清了对方：“李重甲？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李重甲：“我也正要问你，二少奶奶。”

区舒云：“你不好好睡觉，跑到我们二房来干什么？”

李重甲：“你不好好睡觉，跑到公公房里来干什么？”

区舒云：“讨厌！我睡不着觉瞎溜达。”

李重甲：“巧了，我也睡不着觉瞎溜达。”

区舒云不想跟他纠缠，拉起箱子：“我走了。”

李重甲：“还要跳窗户？外边可有恶狗，刚才是你运气好。”

区舒云：“谢谢提醒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外面响起恶狗吠叫，区舒云吓一跳，后退。

李重甲提醒：“你没关窗。”

区舒云伸手要关，李重甲又拦住她：“别动，有人！”

果然从远处传来手电筒的光，往这边照。

区舒云着急：“那你快开门。”

“这是密室，不知道能不能打开。”果然拉不开门了，李重甲一眼看见门边放着一个小玉狮子，却有意没碰，在周边寻摸。

区舒云：“你来这干什么？”

“不是说了吗，跟你一样。”李重甲看似不经意地，“你是从什么时候觉得你老公有问题的？”

区舒云愣，白他一眼：“你瞎说什么？”

李重甲坏笑：“那就把箱子给我。”

区舒云：“想得美！赶紧开门。”

李重甲仍然不紧不慢地鼓捣：“那咱们就一起看。这总公平吧？”

区舒云不理睬。

李重甲：“我们早该聊聊了。你在李家就我一个熟人，别人要么想利用你，要么来路不明。只有我一个人是真心对你。”

区舒云从心底认可李重甲的话，态度好些：“你觉得李重光有什么问题？”

李重甲：“他应该不是李重光。箱子里的东西能够证明。”

区舒云：“你先开门，我再开箱。”

“好，”李重甲把手伸进玉狮子的嘴，只听咔嗒一声轻响。

区舒云回头，忽然惊叫：“窗外有人！”趁李重甲回头，拉开密室门就跑，却被李重甲紧紧拽住。

李重甲：“小姐，这游戏早就玩腻了。”

区舒云：“你松手！”

李重甲：“使劲喊。被人撞见，咱们孤男寡女就更说不清了。”

区舒云无奈，正要妥协，书房外传来抖动钥匙的声音，接着钥匙插进锁孔。李重甲低声：“快退回去！”

二人没奈何全都退回了密室，关上门。李重甲：“快藏起来！”

区舒云四下乱看，找着一个大立柜，拉开门就钻了进去。李重甲先搬了凳子，踩上去把牛津箱子放回去，又把凳子放回原位，还擦了一下，这才不慌不忙拉开大柜子，钻了进去。

区舒云的声音：“你出去！”

李重甲小声：“嘘……”

密室门推开了。电灯打开，屋子雪亮，老丁走过去关好窗户，四

处查看。

隔着百叶柜门，只见外边身影走来走去，区舒云和李重甲紧挨着，谁也不敢动。

老丁搬了把凳子，踩上去开了顶柜，看到箱子还在，放了心。

百叶柜中，李重甲贴近区舒云，闻她的发香，故作陶醉状，忽然觉得鼻尖一凉，睁开眼，是一把锋利的剪刀。区舒云一脸坏笑。

灯闭了，老丁离开。柜门推开，区舒云跑了出来，满地找：“箱子呢？箱子被拿走了？”

李重甲不答，慢慢从柜子里出来，一脸认真：“我闻到了一股味道。”

区舒云不解地看着他。

李重甲：“贞洁的味道。你和那小子肯定没上过床。”

区舒云呸了他一口。

李重甲慢条斯理搬了凳子，去取箱子：“你不会轻易忘了秦少白的，有没有他的消息？”

区舒云不理。李重甲把箱子放到桌上：“你为什么会同意嫁到李家？婚礼那天你到贵宾室干什么？”

区舒云警惕地看着李重甲。

李重甲：“放心，我不会出卖你。咱们俩之间还用绕弯子吗？”

区舒云：“少贫嘴，咱们俩各忙各的。”

箱子终于打开了，里面有几本书，几件小东西……二人分别拿出来翻看。都放下，又拿起对方看过的查看。

二人都露出失望的神色，显然这点东西说明不了什么。

区舒云不甘心，又去翻箱子，李重甲忽然抓住了她的手：“你不觉得，这都是为了给我们制造机会吗？”

“你放尊重！”区舒云想甩开他的手，李重甲却干脆搂住了她：“谁是你的男主角，现在还不一定呢。”强吻她……

区舒云忽然猛抬膝盖！

李重甲吃痛弯下腰，区舒云飞快地跑到门边，摸了小狮子嘴一下，拉开密室门跑了出去。

李重甲慢慢直起身，疼痛减轻了，脸上竟浮现出笑容，他重新翻查箱子——刚才他有意遮掩了一个夹层——掏了半天，从夹层中掏出一个信封。

李重甲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，里头却是空的！

李重甲恼火地扔开了箱子，箱子落地，同时飞出一张纸片。李重甲愣了一下，捡起来看着。

那是一张照片，李重甲定定地看着，如获至宝！

李重光新房

门轻轻开了，区舒云蹑手蹑脚进来，先看地上，不见阿四，连铺盖都不见了！她转过屏风，还是不见阿四，正疑惑。

“你去哪儿了？”

区舒云吓了一跳，只见黑暗中，阿四坐在椅子上，头也不抬。

区舒云冷冷地：“我不是回来了吗？”

“那好，你接着睡吧。”阿四站了起来。

区舒云莫名其妙，看着阿四，一脸严肃：“李重光，我要跟你谈谈。”

阿四同样一脸严肃：“现在不行。”

区舒云：“怎么不行，我要谈很重要的事！”

阿四：“我现在要出去。”

区舒云这才发现，阿四已穿戴整齐，她疑惑地：“现在？去哪儿？”

阿四：“今天是跟秦少白接头的日子。按照约定，我要马上去见他。”

区舒云愣，审视地：“你真的是去见他？”

阿四：“见他就是谈你的事，如果你不想，我可以不去。”

区舒云：“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？”

“不行。”阿四果断回答，“我早上赶不回来，你必须去给我奶奶请安。咱们俩至少要有一个人在家，我奶奶才会安心。你就说我去见你爹了，请他再去跟铁山交涉放我爹的事。见完秦少白我就去找你爹。”

区舒云为难，他要去见秦少白，何苦现在戳破他不是李重光？

区舒云：“那你不能跟秦少白说，我的任务就要完成了，我要他来接我，我要他亲自来接我。”

阿四：“我会转告。”

区舒云：“不是转告，是通牒。你告诉他，如果他不来接我，我……我会干出让他后悔的事。你就这么说！”

阿四看懂了区舒云的焦虑和真切，点头：“好的。”往外走，又站住了，回头：“区小姐，谢谢你这两天待在我们家，帮我演媳妇，救我爹。我奶奶身体很差，要是没有你，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乱子。我谢谢你。请你再帮我演一天，让我奶奶高兴高兴。”

区舒云看懂了阿四的焦虑和真切，点头：“好吧。”

阿四走了。区舒云心里升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这人究竟是不是李重光？如果不是，他为什么这么关心李玉堂？这么关心老太太？他是谁？

李重光新房外

阿四出了门，站在门口，仰望天边斜月，长吐一口气。

街道 / 马车

李家马车在街道上哗啦哗啦跑着。

小丁探头看外面：“少爷，到了。”

阿四：“好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你要是不放心就跟着。”

小丁忙不迭：“放心放心，你去。”

阿四下了马车，走进一扇雕花铁艺门，镜头落在“圣仁医院”的

牌子上。

圣仁医院病房

两只手，十指交叉握在一起。

阿纯：“阿四哥瘦了。这两天肯定忙坏了吧？”

阿四：“那是！忙进忙出，忙里忙外，忙上忙下，忙得脚不沾地屁股不沾床……所以没时间来陪你。”

阿纯：“李老爷让你办的事，肯定很难。”

“再难也值。”阿四看着阿纯，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

阿纯：“只要他不让你跟别的女人结婚，我都愿意。”

阿四愣，抽出自己的手：“你胡说什么呀？”

阿纯笑：“我是在胡说。阿四哥，一个人呆着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没人说话，就免不了胡思乱想。”

阿四：“你再这么胡思乱想，阿四哥就不高兴了。”

阿纯：“你就是跟别的女人结婚，我也不会生气。”

阿四更愣住了。阿纯笑：“那不都是假的吗？你是阿四呀。”

阿四目瞪口呆，阿纯都知道了？

阿纯：“我是说，都是我乱想出来的，阿四哥怎么会娶别人？”

阿四真生气了：“什么真的假的，不许乱想，不许胡说！李老爷让我办的是大事，特别重要，特别难，特别……保密，以后我才能讲给你，都是跟很大的大人物打交道！”

阿纯认错地：“我知道，我信，我不问，你别生气……”

阿四这才放下些心，去拉阿纯的手。

“李公子，”阿四的手又缩了回来，护士进来，“该送病人进手术室了。”

圣仁医院走廊

阿四推着轮椅上的阿纯。阿纯：“阿四哥，李老爷没事吧。”

阿四心里又一咯噔：“没事啊，干吗这么问？”

阿纯犹豫了一下：“三天前，李老爷顺路来看我。他说你特别忙，来不了。他还说等我手术前，他一定会再来看我。”

三天前，就是婚礼前一天。阿四悲从中来，却轻松地：“哦，他太忙了！昨天晚上还在外边忙了一宿公事，待会儿我正要去接他。”

阿纯：“那你还不快去？”

阿四推着车，没回答。

阿纯着急：“阿四哥，真的不用管我，这都第二回手术了。你快去吧，别让李老爷等你，你请他好好休息，就说我很好，让他放心，替我谢谢他。”

已经到了手术室门口，护士接过轮椅。阿四：“那我就不等你做完手术了？”

阿纯笑得特别甜：“不用！等你有空了再来看我，我会乖乖地等你，绝不胡思乱想！阿四哥，你笑一下……”

阿四挤出笑容。阿纯被推进去，门关上了，阿四愣愣地站在门外。

他忽然意识到天亮了，一抹红霞正透过玻璃洒进走廊，带给人无限希望。是啊，阿纯快好了，李玉堂快放出来了，一切都快结束了！

火神庙

急匆匆的脚步。

李重甲由铁刚引着，穿门入院。

火神庙禅房

李重甲、铁刚站在一旁。

铁山拿着那张照片，正面看看，反面看看，十分仔细，喜不自禁。

铁山：“这就是铁证！我看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！重甲，记你大功！”

李重甲矜持微笑。

铁山对铁刚：“立刻行动吧！”

李宅李重光房

区舒云和阿四一进门，区舒云立刻问：“他到底怎么说？”

阿四：“你也让我先歇会儿。”

阿四换鞋，脱衣，倒茶，找事干。

区舒云不耐烦：“秦少白什么时候见我？”

阿四：“你小声！”把门关好，“你坐下，听我慢慢说。”

区舒云哪里坐得下来，期待地看着阿四。

阿四一脸深沉，往屋子深处走了几步，字斟句酌：“情况很不好。现在全城搜捕得很紧，婚礼那天不是抓了几个革命党吗？这两天一个串十个，十个串百个，抓得更厉害了。”

区舒云紧跟着阿四，心往下沉：“他怎么样？你到底见着他没有？”

阿四显得沉着稳重：“见还是见着了。可他跟受了惊的田鼠似的，统共没说几句话，有人打信号，转眼就匆匆跑了。”

区舒云：“都说什么了？”

“他让我转告你三句话。”阿四坐下了，严肃地，“一，李家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，从老太太到李老板都帮过我，我这人谁都不欠，就欠李家，所以在李老板被放出来之前，你必须留在李家，这是革命任务，也是为了替我还人家的情份。二，李重光是我很信任的人，光从表面看，你可能觉得他有点怪，但看人不能光看表面，所以你一定要信任他，在李家要听李重光的话，不要耍小姐脾气，不要动不动就闹……”

区舒云心里凉了半截，露出失望的神色。

难为阿四了——统共就新婚之夜见秦少白那一次，却要掰成好多次跟区舒云说，要加好多材料，还要把语气学得很像，他决定给区舒云一些甜头：“第三呢，你的心思我都清楚，我知道你也不容易，心里很委屈，等你把这件事办成，办好，我就亲自去接你，不光接你，

我马上娶你。”

区舒云先是高兴，却忽然产生疑虑，她不动声色：“他说了马上娶我？”

阿四郑重地：“是。他说这事都应了好几年了，再不娶你太不仗义。”

区舒云：“是啊，他都应了我好几年了，再不娶太不仗义。”慢慢转开了身子，“你们是在清风茶楼见的？”

阿四：“不是，是在沙面租界见的。”

区舒云：“那就是索菲娅 cafe（咖啡馆），那是我们的一个据点。”

阿四：“嗯，好像叫索菲娅。”

区舒云：“门口有个喷泉，老板是外国女人？”

阿四：“是有喷泉，老板我倒没见……”

区舒云忽然转身，发飙：“你根本就没见秦少白！”

阿四愣：“我见了呀，你凭什么说我没见？”

区舒云：“索菲娅 cafe 那根本就没有喷泉！”

阿四反应倒快：“索菲娅是你说的，我们其实是在圣仁医院旁边……”

“不要再编了！”区舒云打断，屈辱、压抑、愤怒交织在一起，她终于发飙了，“秦少白根本不会说马上娶我，他从来就没答应过要娶我！你骗我！你根本就没见秦少白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李重光！”

阿四愣住了：“你……我当然是李重光……”

区舒云：“你是李重光？李重光是英国留学生，可你连《伦敦蒙难记》是谁写的都不知道！李重光跟我在香港见过面，可你根本就不记得！你那只贴着牛津徽标的皮箱呢？”

阿四已经被问傻了，不敢开口。

区舒云继续连珠炮似的：“李重光能说会道，可你吞吞吐吐，你连一句英文都不敢说！李重光拳脚利落，你见着枪就哆嗦，你就会使些下三滥的招数！你哪像个少爷，你连见自己的姐姐都含含糊糊……”